

I565  
5  
00327



〔法〕让·齐奥诺 著  
罗国林 吉庆莲 译

# 人世之歌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# 人 世 之 歌

【法国】让·齐奥诺 著

罗 国 林

吉 庆 莲

译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Jean Giono  
de l'Académie Goncourt

Le Chant du monde

人 世 之 歌

罗国林 吉庆莲译

---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 
(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)  
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印厂排版  
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开本787×1092 1/32 9印张 185千字  
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 
印数1—54,000册

---

书号:10215·58 定价:0.78元

## 人 世 之 歌<sup>①</sup>

我怀着一个夙愿，想写一部小说，让人们从中听到人世的歌唱。以我观之，现时的全部作品，给予平平庸庸的人类的地位太过突出，而对世间山河这类奇伟的居民的脉搏跳动，却基本上忽略了，使我们感觉不到。作家们撒播在书里的种子，都是从同一个地方贩来的。大家在作品里竞相播种形形色色的爱情，长出来的苗子正在一天比一天退化；顶多再撒一两把别的种子吧，如此而已。而且所有这些种子，又都是以人为土壤的。我深知，要创作没有人的小说是不大可能的，既然世间存在着人。问题是，应该给予人以恰当的地位，而不应将之作为宇宙万物的中心。人不应当睥睨一切。须知，一座山不仅是以其高和大而存在着，她也有重量，有气味，有动作，有魅力，有语言，有感情。一条河也是一个人，自有其喜怒哀乐，自有其爱情、力量、灵魂和病痛，并且渴求冒险的经历。溪涧、山泉都是人，也会恋爱，会骗人，会撒谎，会背信弃义；她们袅娜多姿，以水草和苔藓为裳。森林会呼吸。田园、荒野、丘陵、海滩、大洋、山谷，常常受雷电轰击的峭拔的山峰、自创世纪以来山风就在其面前撞得粉身碎骨的傲岸的悬崖绝壁，凡此一切，绝非仅仅是可以令我们一饱眼福的景致。他们是聚族而居

---

① 此文是作者于小说《人世之歌》问世前两年，即一九三二年写的，收录在其短篇小说散文集《世态炎凉》(Solitude de la pitié)里。作者在这篇文章里阐明了他创作小说《人世之歌》的指导思想，所以我们把它译出来，作为这个汉译本的前言。——译者

的活生生的人。这些千姿百态，生气勃勃，与我们一样具有人性的景物，我们却只了解其外貌。而至今我们之所以被种种神秘的东西所包围，恰恰是因为我们从来都不重视土地、植物、河流和海洋的心理状态。

我们从与一座山的友谊中得到的慰藉，我们对森林的向往，我们在闻到牛蒡子、蘑菇和树皮的芬芳时而产生的清心寡欲、飘飘欲仙的陶醉情感，我们在齐腰深的野草里奔跑时所得到的快乐，这一切并非产生于我们的感官，而是本来就存在于我们周围，引导着我们的行动，其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。

我知道，作家们在自己的小说中，有时借助于一条河流以表现恐怖、神秘或力量。我知道，作家们写过山岳，至于描写土地和田园，描写树林里百鸟的鸣唱，更是家常便饭。我并不反对这样做。我所希望的，是给予他们以应有的地位。不过，最近儒尔·罗曼写了一部值得称赞的小说<sup>①</sup>，只是其中的巴黎略嫌瘦小。其实巴黎作为一个人，要健壮得多。我不甚了解巴黎，只去过几趟。但他向我充分展示了他的某些部位的肌肉运动，并且与我有过几次暗中交锋，致使我敬而远之。在人间奇伟的居民中，巴黎一如其他大城市，只不过是一个漂亮、有教养、健壮、迷人而又腐朽的无赖。

我之所以说罗曼书中的巴黎太瘦小，是因为比较而言，他给予人物的位置太突出。当然，在将要出版的各卷中，巴黎的肖像也可能会得到补充，而以其本来面目呈现于读者面前：庸俗、龌龊、忙忙碌碌，犹如一只巨蚁，在人们的汗臭里吐着蚁酸，

---

① 儒尔·罗曼 (Jules Romains, 1785—1982年)，法国现代作家。此处是指他的小说《至诚至善的人们》(Les Hommes de bonne volonté)，全书共二十七卷(1932—1947年)。——译者

在泥土里掘着窠穴。

是的，作家们都利用过这一切点缀自己的作品。利用是不应该的，而应当洞悉。我认为，作家们应该洞悉、热爱、理解或憎恶人类所生活的环境，人类周围的世界，正如作家们为了描写人物，而力求了解他们，对他们衷心热爱或深恶痛绝一样。我们不应该孤立地写人，播种一些普通的、千百次使用过的种子，而应该揭示人的本来面貌，即塑造出被客观世界的芬芳、魅力和歌声所渗透、熏陶，因而实实在在、光辉夺目的人物。只要你在一座小山村里短暂逗留过，你就会知道山在山民的日常谈话中占有何等地位。对于一座渔村来讲，重要的是大海；对于平原上的村庄来讲，重要的则是田野、禾稼和草地。我们不应把人物孤立起来。人不是孤立的。大地的面貌镌刻在人的心里。

要写这样一部小说，必须有全新的视觉、听觉和触觉，作家本人一定得饱尝过人生的创伤、摔打和磨难，从而渴望听到人世所唱出的催眠曲。

集 上



夜。一条大河穿过林莽，滚滚奔腾着。安多尼奥走到位于河心的柴岛尽头。岛的一边是锦缎般平柔的深水湾，另一边是狮吼不歇的险滩激流。安多尼奥伸手扶着一棵橡树，树干的任何细微颤抖他都感觉得到。这是一棵老橡树，树干比山里一个壮汉的腰围还粗。它挺立在小岛的尽头，恰好迎着激流奔来的方向，根部已有一半暴露在水面上。

“行吗？”安多尼奥问道。

橡树不停地抖动着。

“不。”安多尼奥自己回答。“看样子还不行。”

他用粗大的手轻轻抚摩着树干。

那边，远处的山谷里，夜鸟不能安歇，飞过来谛听河里的水声。它们象一片片静静飘洒的雪花，无声无息地从河上滑翔过去，一闻到久已没闻到过的苔藓味，又拚命地拍着翅膀飞过来，然后一齐扎进白蜡树丛，宛似有人向水中撒下一张鱼网。今年一入秋，这条大河附近就散发出陈腐的苔藓味。

河对岸有人呼叫：

“安多尼奥！”

安多尼奥侧耳一听，问道：

“是你吗，马特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找你有事。”

“原来的浅滩不能过了。”安多尼奥大声说。

“我骑在木头上过去。”马特罗说。

安多尼奥听见一大段木头扑通一声推进了水里。

“他可能快到柳丛边了。”安多尼奥心里估摸着。“最近河滩上冲刷出了一道水湾，水浩浩荡荡流到那个方向去了。”

“喂！”马特罗叫了一声。

声音到人也就到了。

“河水好急啊！”马特罗说，“骑在木头上，脚根本没碰到河底。当心啊，这两天河水涨了不少。”

“对。”安多尼奥说。“特别是底下的水流得猛。你听。”

他抓住马特罗的胳膊。两个人凝神地听着。

水面下，象有一群牲口在狂奔着。

“过河的浅滩位置一直在变。”安多尼奥说。“你快上来暖和一下吧。”

“你听我说，”马特罗站在原地没有动，“我的事情很急。你今天观察水位了吗？”

“观察了。昨天也观察了一天。”

“是观察主河道那一边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看见有我的树漂流下去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肯定没有？”

“肯定没有。”

“你看见了就告诉我，安多尼奥。我虽然老了，但许多事情还等着我去办。你要是看见了，可不要说没有看见啊。”

“我的确没有看见。”

“是一段一段的杉树，上面打着十字记号。我总是叫他们把树干的四周都打上记号的，即使树干在滚动的时候也分辨得出来。你根本没有看见过？”

“根本没有看见过。”

两个人默默地呆了一会儿。

“你有干爽的烟草吗？”马特罗问。

“有。”安多尼奥回答。

他从身上掏出烟草，说：

“我的手在这儿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就在你面前。”

马特罗接过烟草。

“你刚才问这些倒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安多尼奥问。

“我那个红头发的双胞胎儿子好久没有音信了。”马特罗回答。

“多久了？”

“他走后就一直没有音讯。”

“他什么时候走的？”

“七月中旬。”

“他本来该去多长时间？”

“充其量两个月就够了。”

“如果是你去恐怕两个月够了。”

“他去两个月也够了。”马特罗说。“这孩子我是了解的。我之所以对他不放心，只是因为他是我儿子。他干起活来那股勒索劲儿我是晓得的。这次他的任务是去砍伐五十棵杉树。”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雷拜崖。过了峡口还有五天路程。他要把砍伐好的树扎成一个木筏，然后从河里漂流下来。我来找你就是为了这桩事儿。”

“莫非……”安多尼奥说了两个字，又把后面的话咽回去，改口问道：

“你的烟斗装好了吗？把烟草递给我。”

“我的手在这儿。”马特罗说。

“等一等，我们一块儿点烟。”

“你真的没有看见？”马特罗又问。

“绝对没有。”安多尼奥答道。“我把堰坝重新砌了一遍，二十多天来天天观察水势，连木头的影子也没见到。要是木头顺流漂下去，我准会看见的。”

“也许是夜里漂下去的。”

“不可能全部漂下去。”安多尼奥说。“夜里水流总是漫到岛上来的，至少会有根把木头搁浅在岛上。”

安多尼奥说完又问一句：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我在想茹妮。”马特罗答道。“正是她叫我下山来找你的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点烟吧。”

“点吧。”

马特罗掏出打火石敲起来，一边吹着纸媒儿。火光照映出他雪白的胡须和一张阔嘴，两片厚厚的嘴唇血红，微微闪光。

他把自己的烟斗点燃，然后把纸媒儿递给安多尼奥。安多尼奥接过纸媒儿吹一口。他瘦削的下颚尖尖的，两片嘴唇也很薄。

“我也在想茹妮。”安多尼奥说。

“是她头一个开始不安的。”马特罗接过话茬儿说。“我嘛，并没有注意儿子走了多长时间。一天早晨还没起床，茹妮碰了一下我的膝盖问我：

“‘孩子呢？’

“‘孩子怎么啦？’我反问她。

“‘他该回来了啊。’

“‘他得砍完树才能回来。’我说。

“‘他早该砍完了呀！’茹妮说着起了床，把门打开。天刚蒙蒙亮。”

“那么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呢？”安多尼奥问。

“我尽量不去想它。”马特罗说。“我所知道的，是他应该已经砍完了树，扎好木筏放下来了。”

“可是，怎么没见他回来？”

“我想可能淹死了。”

激流在不歇地奔腾。听得见白色的巨浪扑在岩岸上。

“我是专门来找你的，安多尼奥。”马特罗又说，“跟我去一趟我家里吧。需要你帮忙啊，我老伴也要见见你。这孩子是我们老俩口剩下的一根独苗苗，安多尼奥。他就是淹死了，我也要把他找到，扛到山上给他娘看一看，然后埋在干爽的森林里。”

“走吧。”安多尼奥说。

黑暗中，他伸手摸到马特罗。

“我们蹚激流过去。我喜欢从这里过，这很有意思。你抓住我的褂子，跟我来吧。”

安多尼奥说罢跳下水。

“这儿的水浅一些。”马特罗说。

“浅滩在那边。”安多尼奥说。“我观察浅滩上的水势已观察了五个小时，看来不会马上变化。激流正好是奔小岛尽头去的，所以我很高兴。跟我来。”

安多尼奥迈开了步子。一进到水里，他就感到没膝的水凉冰冰的。水流在他的两腿周围打着旋涡，象长长的水草抽打着他的腿。

“抓紧啊。”他对马特罗说。

他感到河流充满了生命力。

每次徒步涉过激流，在安多尼奥心目中总是一个重要时刻。今天一整天，他一直在观察河里的水势变化。阳光下，这条河流宛如一条蛟龙，竖起白花花的鳞甲，又似一匹雪白的烈马，扬蹄飞奔，溅起一大片一大片浪花。激流抖动着黛绿的脊背，象是不堪忍受上游两岸的峭壁的挤压，狂怒地从峡口奔泻出来。一出峡口，它进入了广阔平坦的林区，便把柔软的脊背放低了，浩浩荡荡流进莽莽丛林之间。现在，它回旋的激流死死缠住安多尼奥的两条腿，使他难以迈步。

“抓紧啊。”安多尼奥又对马特罗说。

“我抓着呢”。马特罗说。“从前我也在河上生活过。”

“河流是人的命根子嘛。”

“森林更好。”

“人各有所好。”

他们快到水流最平稳的地方了。浪涛在呼啸。突然，安多尼奥的腹部碰到了河岸。岸壁上垂着盘错的树根。黑暗中他往前一探手，摸到一棵树。是一棵桦树。不错，的确是河岸。他们拢岸了。

“快上去。”

“我已经上来了。”

“这一回我们上当了。”安多尼奥说。“我满以为了解这一带的水势呢。人总是太自信。但这水不通人性，这一趟真困难呀！”

“现在我看得清楚了。”马特罗说。“往左边上去是一片林间空地。跟我来吧，我们从让·黎绍橡树林那边上去。”

他说着钻进了灌木丛。

“人总是过高估计自己。”安多尼奥说。“别走这么快，你在哪儿？”

“在你左边，”马特罗回答。“进这里边来。”

出了灌木丛，是一片静谧的林间空地。再也听不到河流的咆哮。那声音被浓密的桦树林隔断了，透过繁茂的枝叶传过来的，仿佛是一片轻柔的淅淅沥沥的雨声。

“你认得路吗？”安多尼奥问。

“我有点转向了。”马特罗说，“不过，跟我来吧，那边就是橡树林。”

他们踏着厚厚的苔藓和潮润的腐殖质，脚底下发出轻微的沙沙声。四周弥漫着枯枝败叶的气味和潮呼呼的夜雾。不时，空气中飘过一股浓郁的树脂的芳香。安多尼奥觉得这芳香一忽儿从左边飘来，一忽儿从右边飘来，在他的四周徐徐地缭绕。他正在醉心地闻着，冷不防撞在一棵带疤痕的橡树上。空气中还混和着绿叶的芬芳。从某一处的枝叶间，飘过来一阵阵刺鼻的香气，似乎是一种花香，时淡时浓，宛如夜空中熠熠放光的星星，一忽儿隐去了，转瞬间又放射出光彩。

“这是什么东西散发香味？”安多尼奥问。

“这是一棵不懂时令的黄花柳。”马特罗说，“它象在春天里一样香气扑鼻。”

到达橡树林边，马特罗停下来，用脚摸索着凹陷的羊肠小道。

安多尼奥听见森林在絮语。他们已穿过寂静的地段。站在这里听去，夜间的森林充满了生气。这絮语带着清新的凉意，犹如冰凉的手指搔着耳膜，开始仿佛是人的胸腔深处发出的低沉而绵绵的太息，继之变成了放开喉咙唱出的经久不息的回旋曲。不一会儿，它席卷了森林覆盖的层峦叠嶂，犹如铺天盖地的雨幕，从四面八方汇集拢来，接着似缓缓滚动的波涛，在千沟万壑中发出低沉的轰鸣。仔细听去，在这声音的下面，还有

枝叶脱落和山鼠奔跑的声响。一只什么东西从安多尼奥身边嗖的一声蹿到一棵树上，又顺着层层枝叶出溜而下，接着是一阵颤悠悠的沙沙声，是那样轻微，宛如一颗水珠，顺着层层枝叶慢慢跌落下来。地面上，隐约的有一种啞啞声，那是被树根吸收的水分化成了液汁，顺着树干急剧上升，一直达到上部的分枝处。

安多尼奥背靠着一棵山毛榉，觉得耳边有一种轻微的啞啞声，伸手一摸，原来是树干表皮上的一道裂罅在渗出汁液。那裂口是刚刚被汁液胀开的，安多尼奥的手指感到它还在慢慢扩大。

“不远了。”马特罗说。“走吧，一会儿就到克利斯托尔隘口了。我带你从一条你没走过的小路爬过去。”

“你看得见到了什么地方？”安多尼奥问。

“看不见，我是凭感觉。这片森林我了如指掌，你不用担心。闻到松脂香了吗？”

安多尼奥仰鼻闻着。

“我闻到的好象是橡树。”

“更远的地方呢？”

“没闻到。”

“我闻到了。”马特罗说。“我知道这片森林里只有三棵松树，全在克利斯托尔隘口旁边。”

潮润的夜风徐徐吹过峡谷和山峦。夜风迎面吹来，安多尼奥感到它贴着自己的腿、胳膊和胸部溜过去，同时抚弄着自己的面颊和头发。他仿佛跳进了一个水池，里边有许多鱼擦着他的身体游来游去。这一感觉，使他蓦然想起了马特罗那个可能淹死了的儿子。

“现在你闻到松树的香味了吗？”马特罗又问。

“现在闻到了。”

是的，现在安多尼奥闻到了。这芳香就来自近处。脚底下松软的地面已散落有松针，前面已传来松树的低语。除了松脂的芳香，还有一种强烈的、带刺激性的、闻起来很不舒服的气味，钻进鼻孔里经久不散，非得用手指在鼻子上揉几下才能把它驱散。这是一种苔藓植物的气味。这种植物眼下正是花期，上面缀满星状的小黄花。

“唉！马特罗！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

安多尼奥还在想着马特罗的儿子，仿佛看见他鼻子和耳朵里塞满了泥巴。

他们已走出森林，爬上了一座高坡。四周仍是一片黑暗，但已略呈青灰色，因为头顶已没有林木覆盖。天上只隐约闪烁着两三颗星星，浓重的云层在急驰，象大风刮起的漫天沙尘，带着呼啸的声音。一片树林的深处，漏出一缕微弱的光亮。

“那是什么东西？”安多尼奥指着光亮问。

“我的家嘛。”马特罗回答。

低沉的林涛声，从高山之巅一直滚到深邃的山谷里。东边传来一阵号角声。

“这是夏巴纳那边的羊倌儿在吹牛角号。”安多尼奥说。

苔藓的气味从草木之间飘溢出来，向四周扩散开去。一只迟归的喜鹊碰得一根树枝喀嚓一声响，仿佛有人压碎了一粒松子。一只猫头鹰打头顶上静静地飞过去，落在一棵杉树上，两只眼睛闪着绿幽幽的光。东边的号角在继续嘟嘟响着，某个地方响起了晚祷的钟声。那座钟楼可能建在高山之巅，当当的钟声仿佛自天而降。